

利瑪竇及其相關歷史事件年表

劉偉鏗 *

本年表列舉了相關史實，說明利瑪竇從抵制桑切斯以武力傳教的主張，跟隨羅明堅、孟三德執行范禮安以“文化適應”傳教的路線，到吸收羅、孟二人在肇慶傳教遭到部分挫折的教訓，從而開闢了天主教尊重中國國情、服務社會和諧的正確路向。正是從文化適應發展為社會適應這一正確路向，使利瑪竇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年表還就利瑪竇生平和傳記涉及的中國官員所任職務，結合相關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進行了一次疏理，供研究者參考。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

8月15日，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在法國與西班牙貴族方濟各·沙勿略等七人，組織了一個旨在向新航路（明初由中國人鄭和、葡萄牙人迪亞士、達伽馬等開闢的由歐洲經好望角直航亞洲的新航路）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傳播天主教，建立新教區的團體，名“耶穌會”。

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

四月，直隸桐城人錢如京任兩廣總督，浙江慈溪人葉照任分巡海道副使，批准香山縣守禦千戶所前山寨指揮黃慶的提請，在蠔鏡澳（今澳門）派駐市舶司副提舉，即在澳門開舶市，使蠔鏡澳成為與浪白澳、游魚洲、東莞南頭、臺山上川島並列的廣東外貿口岸之一（當時祇對東南亞和中東開放貿易口岸）。

1536年（明嘉靖十五年）

兩廣總督錢如京在肇慶設督撫行臺作為兩廣總督或廣東巡撫臨時辦公地。十一月錢如京晉陞南京戶部尚書離開肇慶。

1539年（明嘉靖十八年）

意大利人范禮安出生。

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

9月27日，羅馬教皇保祿三世頒發命令，正式批准耶穌會成立。

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

4月13日，羅馬教皇任命羅耀拉為第一任耶穌會總會長，時值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向教皇申請派傳教士與新任葡萄牙駐果阿總督同行。教皇以此事委託羅耀拉。羅耀拉即派沙勿略為“教廷遠東使節”隨總督去果阿。

7月，沙勿略自里斯本出發。

* 劉偉鏗，廣東省肇慶人，華南師範大學教學系本科畢業，地方史志專業副研究員，肇慶歷史文化名城與旅遊發展研究會會長，著有《肇慶歷史風貌》、《肇慶歷代詩選》、《肇慶星湖石刻全錄》、《嶺南名剎慶雲寺》、《嶺南與西江史論稿》、《地域文化研究》等。

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

5月6日，沙勿略到達果阿，隨後去麻六甲，在日本逃犯安日祿陪同下去日本；經過在日本的考察，認為要在日本傳教，必先去“感化”中國人，因為中國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

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

依納爵在羅馬創辦神學院。沙勿略回到果阿，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到中國傳教的計劃。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

4月14日，沙勿略向葡萄牙國王所提出的到中國傳教計劃獲得批准，離開果阿。8月，沙勿略到達廣東省臺山縣上川島，曾設法與中國商人聯繫，希望帶他到廣州。因葡萄牙當時未與中國建立官方批准的貿易關係，沙勿略的要求被拒絕。12月2日夜，沙勿略病故於廣東臺山縣上川島。

10月6日，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馬爾凱省馬切拉塔市的一個望族家庭，父親約翰·利奇是該市市長，原職業為藥劑師。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

七月甲子，廣東左布政使談愷以指揮海道副使汪柏平定海寇徐碧溪陞任廣東巡撫。葡商艦隊長索薩與廣東分巡海道副使汪柏談判，汪柏准許葡商進入浪白澳口岸貿易，此為中葡正式建立外貿關係之始。

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

直隸徽州人鮑象賢始任兩廣總督。鮑象賢命汪柏平定海盜何亞八於廣海衛，關閉上川島口岸。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

鮑象賢陞任南京兵部侍郎，直隸常州武進人談愷由巡撫陞任總督。

耶穌會士公匝勒斯第一個進入澳門傳教。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

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去世。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

五月，談愷致仕（退休）。六月，浙江奉化人王鈞任兩廣總督。汪柏陞廣東按察使，總督王鈞令汪柏關閉浪白澳等口岸，批准葡人在蠔鏡建房居住，並在前山寨（今珠海前山鎮）設香山縣主簿行署，是為守澳官。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

5月，利瑪竇進耶穌會辦的小學唸書。同年農曆七月，江西進賢人張臬任兩廣總督。

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

兩廣總督張臬批准澳門按唐宋蕃坊舊例選出“番長”，實施有限自治。秋，葡人公選佩雷拉為“番長”（洋人稱為“行政長”）。張臬並批准耶穌會士在澳門創設小教堂的請求，耶穌會士遂在澳門蓋起了一間名為聖母堂的小教堂。張臬在七星巖石室洞刻上“喜見泰山仍北斗”的詩句。

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

澳門居民增至5,000人，其中900名是葡萄牙人，當中有8位耶穌會士，發展教徒600多人。

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

農曆正月，江西新建人吳桂芳到肇慶就任兩廣總督，正式將督撫行臺改兩廣總督府署（原在梧州）。

1565（明嘉四十四年）

澳門耶穌會士貝勒茲（Francisco Peres）來到守澳官（香山縣主簿）行署，要求入內地傳教。守澳官通過

譯員問他：“你會說中國話麼？”回答說：“不。”守澳官說：“那麼最好你先去作學生，好好學會我們中國的話，然後再來講解你的教理。”是年貝勒茲在澳門創辦聖保祿公學。

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

羅馬教皇庇護五世任命卡內羅為澳門主教。意大利人范禮安加入耶穌會。

1567年（明隆慶元年）

陞吳桂芳為南京兵部左侍郎離肇，以江西宜黃人譚綸為兩廣總督，尋以科臣吳時來薦，被召還京。陞錢塘人、陝西巡撫張瀚為兩廣總督。

1568年（明隆慶二年）

5月，卡內羅抵達澳門。10月，利瑪竇離開故鄉前往羅馬，進日爾曼法學院學習法律。十二月，張瀚調走。以天津人劉燾為兩廣總督。

1569年（明隆慶三年）

卡內羅在澳門正式建立第一個天主教堂，名聖母望德堂。年底，利瑪竇在羅馬參加聖母報喜團，成為日爾曼法學院創立的聖母會最早成員。十一月，陞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為廣西巡撫。

1570年（明隆慶四年）

二月，劉燾調走，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江西新建人李遷為兩廣總督。

1571年（明隆慶五年）

李遷調走，廣西巡撫殷正茂陞任兩廣總督兼巡撫廣東。陞廣西左布政使郭應聘為廣西巡撫。殷正茂在前山寨增設廣州府海防同知，負責聯繫澳門與廣東海道副使，並奏准對番舶實行丈量制，由海防同知、市舶提舉、香山縣主簿對番舶核定稅額。

8月15日，利瑪竇向該年新任羅馬公學初學院（聖安德列備修院）院長的范禮安申請加入耶穌會，被批准，並於下半年由日爾曼法學院轉入耶穌會辦的聖安德列備修院學習。

1572年（明隆慶六年）

9月15日，利瑪竇初宣三誓：絕財、絕色、絕意，成為耶穌會修士。9月17日，利瑪竇進入耶穌會創辦的羅馬公學（神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是年利瑪竇二十歲。

1573年（明萬曆元年）

范禮安被耶穌總會委派為印度教區視察員。

1574年（明萬曆二年）

利瑪竇的老師克拉委奧（Clavius，意為“釘狀”，利瑪竇譯作丁氏）用拉丁文校印和出版了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利瑪竇在當時傑出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丁氏的指導下，學會了地球儀、觀象儀、時鐘的製作，為日後到華傳播西方科技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礎。

1575年（明萬曆三年）

殷正茂陞任兵部尚書。陞江南太倉人、江西巡撫凌雲翼為兩廣總督。

1576年（明萬曆四年）

1月23日，羅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批准澳門設立教區，負責管理中國、日本、越南傳教事務。卡內羅被任命為澳門教區署理主教。12月8日，耶穌會印度教區辦事處主任希爾法由東印度抵羅馬，要求增派赴東方的傳教士。此時正在羅馬公學攻讀大學第五年課程的利瑪竇立即向耶穌會第四任會長默柯里亞提出申請，獲批准。

1577年（明萬曆五年）

5月18日，利瑪竇結束了他在羅馬公學五年的大學生活，離開羅馬，經佛羅倫斯和熱那亞前往葡萄牙。6-7月間，利瑪竇一行抵達里斯本，其後在里斯本科英布拉大學逗留八個月，學習葡萄牙語，完成他在羅馬公學未完的學業，等待適當季節出航。

10月，被耶穌總會會長委任為遠東傳教團總視察員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范禮安由印度抵達澳門。

1578年（明萬曆六年）

3月24日，利瑪竇一行在里斯本的亞爾梅林宮受葡萄牙國王接見。葡萄牙國王對於自願赴遠東傳教的耶穌會士表示感謝，並宣佈傳教士的經費全部由葡國提供。3月29日，利瑪竇偕孟三德神父、羅明堅神父等一行十四人，離開里斯本分乘三艘葡萄牙商船前往印度果阿。

7月，范禮安在澳門去信給耶穌總會會長，說他經過九個月的觀察和詢問，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的、有成就的、獻身於藝術研究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可以被說服允許一些同樣以學識和品德出名的外國人來到他們中間居住的，假如他們的客人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話。他把這叫做“文化適應”。他說，看來還有希望的是，這個民族有一天會樂於接受基督教。

范禮安在澳門還去信給印度教區主教文森斯（Rodrigo Vincens），要求他至少選派一名他認為適宜於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並準備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到澳門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人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被選送來擔負這項任務。

同年，駐肇慶的兩廣總督凌雲翼批准駐澳門葡人每年可以在冬夏兩季參加在廣州舉辦的交易會（《利瑪竇劄記》按西曆記為每年1月到6月末）。

9月13日，利瑪竇與羅明堅、巴範濟和阿卡維伐一行到達印度果阿。此後，利瑪竇在果阿聖保祿學院居住了四年，繼續攻讀神學，同時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羅明堅則是年動身赴澳門。

1579年（明萬曆七年）

春五月，崇尚程朱理學的明廷首輔張居正不滿書院講學非議朝政，下令關閉全國書院，肇慶崧臺、濠溪、仰湖書院停辦。

7月7日，范禮安離開澳門前往日本。7月22日，羅明堅抵達澳門，范禮安給他留下批示，要求他學習“讀、寫和說”中國語言文字，因為這是邁向對中國“文化適應”的第一步。

羅明堅在澳門請了一個畫家教他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同時，署理主教卡內羅還教他學習中國的禮儀：“在你參見中國長官的時候要下跪，要磕極深而又經過工夫很長的頭。在提起別人的時候，要用讚美的口吻，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卻要用謙卑的詞句。”

該年凌雲翼陞南京工部尚書，陞湖廣臨武人、江西巡撫劉堯誨為兩廣總督。

11月，利瑪竇因患病被送往印度的柯欽休養。

1580年（明萬曆八年）

7月25日，利瑪竇在柯欽晉陞為耶穌會司鐸（神父），後返果阿。在攻讀神學之餘，時時到輔理修士的工廠學習鐘錶、機械和印刷手藝。

這一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被西班牙攻陷，西班牙吞併了葡萄牙。

同年，浙江山陰人王泮到肇慶任知府，江西臨川人原任分巡淮徐道僉事的朱東光陞任廣東按察副使分巡海道。四川巴陵人趙可懷任廣東按察使。同年，兩廣總督劉堯誨准許駐澳門葡人隨時入廣州貿易，但大船不得入廣州，小船入廣州不得超過五人，並且晚上應留宿船上，不得在城內留宿。

11月，羅明堅經過兩年多的刻苦攻讀，掌握了一萬二千多個中國單字，但他年紀已36歲，說中國話仍感困難。於是，他開始跟隨葡商進出廣州，參加這裡舉行的交易會。

1581年（明萬曆九年）

羅明堅經常隨葡商到廣州，結識了時任分巡海道副使的朱東光。朱東光對他的謙卑和有學問非常讚賞。每當羅明堅隨葡商一起拜會海道副使時，他就由主人之命被安置一旁，免除叩拜之禮。而且還被賜予特權，在市集期間安排他到供暹羅使團前來向天子朝貢時專用的館邸中住宿，使他不必要像其他外國人一樣回船上過夜。

在廣州，羅明堅還結識了廣東總兵黃應甲，並贈給他一隻手錶。七月，劉堯誨調走，福建長樂人陳瑞以南京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到肇慶任兩廣總督。湖北麻城人董石任肇慶府同知，廣西全州人唐民敏任肇慶府推官。

是年由教皇於1581年委任的澳門教區主教薩（Leonardo de Sá）正式抵達澳門履任。剛抵澳，即推翻原由中國官方批准的“番長”政制，增設治安判事，組織行政議會。

1582年（明萬曆十年）

初春，新任兩廣總督陳瑞得知駐澳葡人擅改政制，即傳令貿易艦隊司令米蘭達（Miranda）與主教薩派人前往肇慶接受責問。葡人派出治安判事本涅拉（Penella）與傳教士羅明堅到肇慶。陳譴責葡人擅改政制之不法，大有違皇上准許其入住澳門之初意。本涅拉與羅明堅則答云：“駐澳葡商過去和現在都是中國皇帝的順民，他們承認總督閣下是他們的保護者。”根據此次會談的結果，葡人於是年將原向海道副使繳交的住房土地租金每年500兩，改為向香山縣主簿繳交。陳瑞還答應可考慮接受傳教士入居肇慶。

為了傳教，羅明堅在澳門耶穌會修道院（聖保祿公學）旁邊建立“聖馬丁備修院”，一方面向澳門居民傳教，一方面為新來澳門的耶穌會士提供學習中文的場所。

4月15日，利瑪竇奉遠東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之命離開果阿前往麻六甲。

5月2日，西班牙籍的耶穌會士桑切斯奉命從馬尼拉來到澳門，勸說葡萄牙人承認菲力普二世為西、葡兩國共同的國王。

五月丙子，陞廣東按察使趙可懷為廣西右布政使，（趙可懷後在南京與利瑪竇有交往）。

7月3日，利瑪竇抵達麻六甲。六月，崇尚程朱理學的明廷首輔張居正逝世，以張四維為首輔。王泮在肇慶復辦崧臺、濂溪兩書院。

8月7日，利瑪竇病中抵達澳門。從此與羅明堅、巴範濟神父一起在澳門學習漢語漢字，參與撰寫范禮安著《聖方濟各·沙勿略傳》的第三章《論中國的奇跡》。農曆九月，肇慶知府王泮開始建造崇禧塔。

12月初，陳瑞致函澳門神父，可到肇慶建造教堂和寓所。

12月18日，駐澳門葡萄牙當局舉行效忠西班牙國王的宣誓儀式。澳葡當局提出的條件是：菲律賓與中國的貿易必須通過澳門，在表面上還不能讓中國官方看出西、葡兩國已屬於同一君主，以免中國官員進行干涉。

12月27日，巴範濟、羅明堅與譯員裴理伯前往肇慶，利瑪竇留在澳門靜候佳音。

12月31日，巴範齊、羅明堅受到兩廣總督陳瑞接見。他們獻上鐘錶和幾隻三稜鏡，總督非常高興，他分派給他們一座寬敞的住所，與城東門外天寧寺相通。在這裡，羅明堅認識了肇慶儒生陳理閣（應為高要縣舉人陳萼，萬曆《肇慶府志》撰修者之一）。

同年，桑切斯在澳門狂妄叫囂：“我和羅明堅的意見完全相反，我以為勸化中國，祇有一個好辦法，就是借重武力。”

駐澳葡人和包括羅明堅、利瑪竇在內的大多數耶穌會士拒絕接受桑切斯武力傳教的主張。其後桑切斯作為西班牙駐菲律賓全權代表返歐，懷揣一份題為《論征服中國》的備忘錄，帶回馬德里呈交給國王菲力普二世。

冬十二月，與張居正關係密切的太監總管馮保被貶南京安置。（馮後在南京與利瑪竇有交往）。

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

春，澳葡當局根據與陳瑞達成的協議，調整政制，選出判事二人，長老三人，檢事一人，組織元老院，以本涅拉為院長，統理政事，亦以此事抵制西班牙干預澳門事務。

2月13日，澳門收到巴範濟、羅明堅信件，報稱他們已在肇慶安頓下來。該年正月，陳瑞因與張居正的關係密切被京官彈劾，陳瑞請辭職歸家獲准。正月丁丑，陞廣西巡撫郭應聘為兩廣總督，以吳文華為廣西巡撫，但朝命未至肇慶。

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陳瑞為張居正嘉靖三十二年（1553）房考門生。其子陳長祚又為張居正隆慶五年（1571）大主考門生，與張居正兩世通門，入幕無間。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父死，陳瑞時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披麻戴孝，到張父靈前痛哭，得晤張母。次年陳瑞即陞刑部左侍郎。萬曆八年九月再陞南京刑部尚書，九年以南京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兩廣總督，驟陞總督，為世所嗤笑。

3月，陳瑞擔心批准外國人入居肇慶會增加朝臣攻擊他的把柄，臨離肇慶前令羅明堅等人亦撤離肇慶，帶他的親筆信函到廣州找海道副使朱東光，適值朱東光不在廣州，羅等祇好返回澳門。

4月，張四維丁憂歸家，朝廷以崇尚王守仁心學的申時行為首輔，先前在廣西巡撫任上“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的福建莆田人郭應聘到肇慶任兩廣總督。浙江山陰人王元敬任廣東左布政使，同樣崇尚王學的福建甌寧人滕伯輪陞任廣東右布政使，江南盱眙人樂祖同仁高要縣知縣。

郭應聘抵肇慶，在檔案中發現陳瑞發給神父們信函的副本，馬上傳令給收信人分巡海道副使朱東光，追問朱東光收信後作了何種處置。朱東光致函香山知縣馮生虞，馮生虞對此事亦一無所知。馮再命縣主簿查清此事，盡快上報。

香山縣主簿奉命到澳門，詢問教區主教薩。薩把他帶到馬丁備修院，在那裡會見了眾多神父。神父們經商議，決定派羅明堅和利瑪竇帶上信函原件到廣州去親自交給朱東光。但當羅明堅和利瑪竇見到香山知縣馮生虞時，馮拒絕讓兩神父赴廣州，要他們回澳門等候消息。

碰巧此時知縣父親去世，按規定他要離職守孝，兩神父得以在香山縣城逗留，通過向代理知縣鄧思啟贈送一件小禮物的辦法，他們得到許可，到廣州見到了海道副使朱東光，向他陳述他們是慕中華帝國之名遠涉重洋，想留在這裡度過餘年。他們祇需要有一小塊地方，建築房屋以及一座禮拜天主的教堂。

朱東光本人表示贊同神父們的請求，但他反複提醒他們說，整個事情要由總督決定。為了避免幾天後抵達廣州的新任廣東按察使周之屏責怪他，他請神父們先回澳門去。

不到一周，即該年8月，肇慶知府王泮就派了一名使者到澳門遞交一封由總督郭應聘批准的信，邀請神父們到肇慶修建住所和教堂。

9月1日，羅明堅、利瑪竇與譯員斐理伯離開澳門。10日抵達肇慶，他們在府署中受到王泮的禮遇。神父們從此穿上僧服，在肇慶定居下來。是年利瑪竇31歲。

經過實地觀察，神父們決定在興建中的崇禧塔附近建造教堂和住所。王泮說，他將把他們的請求上報總督，他們可以放心它會得到批准的。

9月14日，王泮通知神父們，總督已批准他們的請求。

9月15日，王泮在崇禧塔之北劃出一角土地給神父，並在利瑪竇要求下把所劃地皮增到一畝多。

教堂施工開始後，負責建塔監工的高要舉人譚諭發現神父們建的不是佛堂而是歐式建築，有違中國寺廟中塔與佛堂同在一條中軸線的建築佈局，提議將教堂建築用地移到塔的東側，使教堂大門能夠獨立開在塔圍牆外的路邊，自為一所。神父們高興地同意了這一方案。

神父們計劃按歐式建兩層樓的教堂，惜資金不足，譚諭送來幾千塊磚瓦和一些木料給予支持。

利瑪竇在儒生陳理閣（陳葶）的幫助下，把從歐洲帶來的三稜鏡賣給一商戶，得二十金錠支持建設費用。

11月，郭應聘被召回京，陞任南京兵部尚書，陞廣西巡撫吳文華為兩廣總督兼巡撫廣東。以福建龍溪人、應天府尹吳善為廣西巡撫。

12月，羅明堅和翻譯斐理伯回澳門籌集教堂建設經費，向王泮辭行。王泮聽說澳門能製造鐘錶，便請羅明堅幫忙在澳門訂購一座自鳴鐘回來，以代替府署麗譙樓的銅滴漏報時器。為此，王泮還提供了一艘有三十多名水手駕馭的豪華官船送羅明堅到澳門。

羅明堅回到澳門後，一時籌不到錢，便把一名來自印度果阿的製鐘匠送上王泮派來的官船，隨船回肇慶為王泮研製自鳴鐘，自己則留在澳門繼續籌款。製鐘匠返肇慶後，利瑪竇帶他去見王泮，王泮把肇慶城裡兩位技術最精湛的工匠找來協助印度製鐘匠。

1584年（明萬曆十二年）

正月壬寅，分巡海道副使朱東光陞任廣東右參政，分守嶺西道。（《明實錄》）

4月，建好了教堂的第一層，暫時擱置建第二層的計劃。教堂取名“聖童貞院”，中間大廳佈置聖壇，上掛聖母畫像。大廳兩側四個房間，一為寢室，二為地圖展示室和繪製室，三為西文圖書館和會客室，把神父們從歐洲帶來的一批天文、地理、數學、機械、水利及城市建築畫冊放在裡面展出。四為天文儀器陳列室，並在此製作日晷和自鳴鐘。

教堂落成之日，王泮題寫了“僊花寺”的牌匾掛在整座建築物的大門上，還題寫了“西來淨土”牌匾，掛在會客室兼西文圖書館的牆上。

入住的第一天，王泮特地在房子外貼上一張佈告，說明外國僧人入住的房屋是經兩廣總督批准興建的，任何人騷擾他們，要受嚴懲。

過了不久，王泮又給神父們送來兩個文件。一件是房屋用地許可證，另一件是准許他們經廣州來往澳門的通行證。

四月甲子，陞福建延平府知府易可久為廣東按察副使，分巡海道。

夏天，利瑪竇用高薪聘請了福建秀才司賓住到教堂，當他的中文教師。他把羅明堅在澳門時翻譯成漢文的神學教科書《聖教實錄》重新修訂，補充和重編，採用明代講學盛行的語錄體，由中士發問，西士作答，改名《天主實錄》。

5月24日出現日食，利瑪竇在寫回歐洲的信中稱讚中國欽天監準確預報了這次日食。

六月戊申，王泮陞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道（轄肇慶、高州二府），仍駐肇慶。浙江上虞人、山陰籍進士鄭一麟接任肇慶府知府。江西遂安人方應時任肇慶府同知（二府），江西安義人劉獻義任肇慶府通判（三府），廣西全州人唐文敏任肇慶府推官（四府）。

神父們對王泮的陞遷表示祝賀。

利瑪竇在這一年繼續刻苦攻讀漢語，反復推敲漢文詞義，力求譯意貼切。用“天主”一詞譯 Deus，就是利瑪竇與肇慶儒生陳理閣反復敲定的。不久，利瑪竇將十大天主教誡條用漢文譯出，印成《天主十誡》宣傳單張分發給來教堂參觀的人。（十誡是：1）崇拜唯一的天主。2）不可製造和敬拜偶像。3）不可妄稱天主名字。4）須守安息日為聖日。5）須孝敬父母。6）不可殺人。7）不可姦淫。8）不可偷盜。9）不可作假證陷害人。10）不可貪戀別人妻子、財物。）這一年，教堂裡研製自鳴鐘的工作在緊張進行。

有一天，幾個頑皮的小孩走上崇禧塔向僊花寺扔石頭。教堂裡的印度製鐘匠跑出去抓到一名小孩，把他拖進教堂，威脅說要把他送到公堂上去，利瑪竇令把小孩放走。一些人說孩子被神父抓了三天，目的是把孩子偷運到澳門賣為奴隸。官司打到王泮那裡，王泮在未明真相的情況下，把過失歸之於印度製鐘匠，令將其遣返澳門。次日，得三個目擊者作證人，王泮查清了真相，按律對誣告者責以杖刑，並當庭取消對製鐘匠的驅逐令，再次在教堂大門上貼出告示，說明外國人是得到總督批准在這裡定居的，禁止任何人違反道義和常理欺負他們。

9月，中國內陸第一座自鳴鐘製成。

嶺西道王泮在僊花寺內看到了掛在西文圖書館內的西方地理學家奧特里烏斯繪製的拉丁文世界地圖，很感興趣。於是請利瑪竇為他繪製一幅中文世界地圖。

利瑪竇把圖繪出後，王泮和同僚們看到這幅地圖把中國放到地球最東的邊緣上，便感到不大滿意。他們說，既然地為圓球，而球體的本性就是無頭無尾的，站在西方的位置上看周邊世界，自然以西方為中心，但站在我們大明帝國的位置上看周邊世界，就應該以大明帝國為中心。

10月，利瑪竇按王泮的意見完成了中文世界地圖的修改工作，取名《山海輿地圖》。王泮出資請利瑪竇刻板印刷了十多張，把它當作珍貴禮物送給當地要人和好友。

其後，放在王泮道署內的自鳴鐘，因無人識上鐘鏈和調整時間，被送回教堂供人觀賞。

11月，羅明堅期望已久的商船從日本獲利回到澳門，葡商的資助使羅明堅得以攜帶足夠的錢回到肇慶續建僊花寺第二層和添置傢俱。

羅明堅回肇慶，在續建僊花寺的同時，即與利瑪竇合編《葡漢詞典》，取名為《平常問答詞義》。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字典，它首創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為後來利瑪竇把《四書》譯為拉丁文介紹到歐洲打下了良好基礎。

是年利瑪竇還用銅和鐵製作天球儀和地球儀，用以表明天體位置並指出地球形狀。他還繪製日晷刻在銅版上，送給包括總督在內的官員。

這時傳來消息說，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在馬尼拉召開的教管區評議會決定派西班牙皇家監督羅曼和西班牙耶穌會士桑切斯帶信函到澳門，要求肇慶的神父們取得兩廣總督同意，讓西班牙外交使團得以前往中國宮廷以開闢西班牙對中國的貿易和傳教活動。

澳門的神學院長卡普萊勒神父寫信給肇慶的神父們，勸他們以不致損害他們自身傳教事業的方式辦理事。肇慶的神父們在總督府一名官員的協助下寫了一封申請書，由王泮轉交給兩廣總督吳文華。總督按照慣例把它送給分巡海道副使易可久，吩咐對申請進行研究並將結果送回。

其後由於駐澳門葡萄牙人認為西班牙人此舉損害了他們獨佔中國貿易的利益，吩咐神父們不要再支持此事。海道副使在充分瞭解申請的起因和過程以後，列舉出他從不同來源得知的反對意見。最後，對整個事件裁決如下：如果擬議中的使節是來自從未邀請遣使中國的民族，他們最好別拿他們的腦袋找麻煩。

事情告一段落後，澳門神學院院長、中國教團監督卡普萊勒神父便決定訪問肇慶。當神父們為此事向嶺西道王泮申請時，王泮說，如果神父是前來訪問而不居留，那就不會有困難。

卡普萊勒神父到肇慶為福建秀才司賓和肇慶舉人陳理閣施行洗禮，洗禮儀式是公開舉行的，有許多中國人參加。以後，卡普萊勒神父回到澳門。

11月30日，利瑪竇將《山海輿地圖》寄回羅馬耶穌總會。

12月28日，范禮安將《山海輿地圖》兩幅寄回歐洲。

12月，因朝廷首輔申時行奏請，詔以崇尚心學的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入祀孔廟。陸王心學在朝廷地位的確立，有助於克服明朝上半葉被統治者扭曲為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程朱理學的保守性，有利於利瑪竇溝通中西文化。

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

春，天主教遠東視察員范禮安撤銷澳門神學院對中國教區的管轄權，使之祇受他本人和日本教區的領導，同時任命葡萄牙人孟三德為中國教團監督，命他帶助手麥安東修士從印度起程前往中國。澳門主教薩離任赴羅馬。

為了表示歸化中國，利瑪竇與羅明堅在肇慶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各為自己取了別號，利瑪竇自稱“西泰子”，而羅明堅別號則為“復初”。

4月，肇慶崇禧塔竣工。

7月，孟三德神父與麥安東修士抵達澳門。

肇慶的神父們接到范禮安的信件後，就請求嶺西道王泮允許一位新人到肇慶居住。剛好總督接到朝廷要他購買澳門商人的裝飾性羽毛的指令，於是王泮就用一艘相當大的船，載羅明堅神父到澳門，他返回時就把孟三德神父接到了肇慶。

但神父們按照王泮的指示寫給總督要求允許孟三德居留的申請卻沒有回音，而王泮正打算到北京去作每三年一次的述職。臨行時，王泮對神父們說，他本想帶一位神父隨他到北京去，但手下有人勸告他可能會惹麻煩。所以他祇得改變主意。如果神父們願意去他的故鄉浙江訪問，那是沒有問題的。

教團監督孟三德指令羅明堅神父以麥安東修士為伴，作浙江之行。奉王泮之命，肇慶府推官唐文敏把證書送給了羅明堅神父，授權他在浙江、湖廣及附近地區旅行。

10月，羅明堅神父與麥安東修士啟程前往王泮家鄉紹興傳教，使王泮的白髮老父受洗入教。

耶穌總會會長阿瓜維致函肇慶教團，對他們的工作表示關愛，並送去一些對傳教有用的禮物，其中一幅為羅馬著名藝術家繪製的基督畫像，四件製作精緻、樣式美觀的計時器，有可用帶子繫在頸上的駝錶，還有擺在桌上的鐘。日本教區主教柯羅還特意送給肇慶教堂一幅由第一位傳授日本和中國人學西洋畫法的尼古拉大師繪製的大幅基督畫像，菲律賓一位牧師還送來了懷抱嬰兒耶穌的聖母畫像，這些都是中國大陸首次出現的西洋藝術品和機械製品。工餘之暇，神父們博覽中國書籍，極有收穫。他們因此而在肇慶威望日增。

11月24日，僊花寺（聖童貞院）兩層樓房竣工。是年，上海人蔡汝賢任廣東左布政使。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

浙江山陰人傅國才任肇慶府推官，福建晉江人蕭九章任高要知縣。

6月，在紹興的王泮親屬怕神父們急進式的傳教會給他們惹來麻煩，要求神父們回到廣東。這件事使王泮逐漸對神父們冷漠起來。

農曆七月十八日，肇慶西江洪水氾濫，很多老百姓到教堂避難。

下半年，羅明堅、麥安東回到肇慶，王泮好友、崇禧塔建造工程的監督官譚諭向神父們推介紹，湖廣省有一座武當山，很多人到那裡進香。如果神父們有興趣的話，他可以想辦法讓王泮批准。

羅明堅得到孟三德神父的批准，決定作武當山之行。途經廣西桂林，想叩見駐桂林的靖江王，靖江王命他先去拜訪廣西巡撫吳善和其他官員。官員們各自輪流接見了羅明堅，但不表示歡迎，並且要求他不要在桂林逗留。廣西總兵呼良朋還差點要把羅明堅投進監獄，羅明堅只好回到肇慶。

年底，鑒於神父們一再違反中國國情與社情民意擅自推行急進式傳教，王泮祇好下了一道命令，叫神父們馬上回到澳門去。是年徐大任（安徽宣城人，字重夫，隆慶進士）由工部主事任廣東右參政。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

羅明堅和利瑪竇到嶺西道王泮衙門，訴說他們怎樣遠涉重洋到中國來，不願走回頭路。如果王大人反對的是，現在的人數比開始傳教時增多了，那麼可不可以遣走一兩個而允許原來為總督所接受的人留下來。王泮彬彬有禮地回答說，他本人始終很看重神父，沒有理由反對他們，問題是他一再得到廣州官員的來函，並聽到百姓反對他們的聲音，他不可能對這些社情民意置若罔聞。

神父們為了緩和矛盾，祇好先讓推動此次急進式傳教的教團監督孟三德神父返回澳門去。

隨後，王泮在全城頒佈一道有關神父事件的佈告，佈告中澄清了外間一些關於教堂與崇禧塔修建經費的不實傳聞，聲稱神父們擅自擴大傳教團的規模是不當的，他已命令他們全部離去。但神父們哭哭啼啼求見他，為自己申辯，聲稱他們從未絲毫觸犯國法。告示中稱，鑒於神父們有德行，所以允許他們一兩個人留在總督所指定給他們的房屋裡，所有其他的人都須遵命離去。

六月癸酉，兩廣總督吳文華陞任南京工部尚書，原廣西巡撫吳善接任兩廣總督。以福建漳浦人朱天球為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海道。

下半年，一位在澳門入教的天主教徒馬丁到肇慶來詐騙神父，王泮令知府鄭一麟秉公審理，查清案情，嚴懲了馬丁。

同年，日本首相豐臣秀吉禁天主教，天主教遠東視察員范禮安離開日本避居印度果阿。

年底，嶺西道副使王泮陞任湖廣布政使司左參議離開肇慶，（萬曆二十二年九月陞河南按察使，萬曆二十六年五月陞湖廣右布政使，萬曆二十七年陞廣東左布政使回到廣東）。

神父們與新任兩廣總督吳善都出席了歡送王泮的集會。神父們去參見吳善，吳善以隆重的禮儀接待了他們，並說在廣西時他就見過羅明堅。

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

年初，江南常熟人、原惠州知府黃時雨接任分巡嶺西道副使，肇慶知府鄭一麟上京述職，余相始任肇慶府通判，山陰人傅國才為肇慶府推官（萬曆十四年始任）。

本年利瑪竇與羅明堅在肇慶編成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的《平常問答詞義》，即《葡漢字典》。該書198頁，現存耶穌會檔案館。

利瑪竇與羅明堅在新任嶺西道黃時雨的支援下獲允許孟三德神父回到肇慶。孟三德神父在肇慶召集了一次會議，會議根據遠東教團總視察員范禮安的指示，決定派羅明堅去羅馬，請求安排一個教皇使節去見中國皇帝。

利瑪竇在福建秀才司賓的幫助下撰寫了教皇致中國皇帝的信，致兩廣總督的信，以及教皇賜使節的證書，作為備用文本。羅明堅把這些備用文本和他與利瑪竇完成的中國典籍“四書”第一篇《大學》的拉丁文譯本帶回羅馬。

羅明堅離開肇慶就再沒回來。在羅馬，由於兩任教皇相繼去世，整個事情被大大推遲了，不久羅明堅去世。

在肇慶，馬丁的朋友在街道上散發傳單，說孟三德違反官方通告擅自回到肇慶，如果他不在限期內離去，所有生員就要聚會向官府上告。駐廣州的廣東左布政使蔡汝賢也寫信給肇慶官員，提醒他們對外國人的活動給予注意。孟三德神父祇好返回澳門，麥安東修士已先於他到達那裡，肇慶祇剩下利瑪竇一位傳教士。

7月31日，范禮安從果阿回到澳門，通知澳門教區，日本已獨立成立教區，不受澳門教區管轄。

農曆七月，吳善病逝，原廣西巡撫、江南靈璧人劉繼文陞任兩廣總督。

八月，范禮安總視察員派麥安東重返肇慶與利瑪竇做伴，並且決定甚至不向政府請求批准就把他派來。他剛一到肇慶，就從省城傳來消息說，巡按監察御史蔡夢說收到一百多名廣州有影響的知識界人士的請願書，要求把利瑪竇等傳教士逐出肇慶。

蔡夢說令分巡海道副使朱天球進行調查。朱天球把它上呈廣東按察使陳瑛。陳瑛蓋上按察院的大印交給肇慶知府鄭一麟，命令他開堂審訊並把判決結果報告廣東按察院。剛好鄭一麟已到北京參加每三年一次的朝拜大典，事情交給神父們的好朋友、肇慶府同知方應時辦理，方應時勸利瑪竇對原告控以誹謗罪。

第二天，神父們還去拜訪了嶺西道黃時雨，黃時雨給了神父們以支援，允許麥安東神父留下來。

9月8日，肇慶同知方應時作出了對神父們有利的裁決，直送巡按監察御史蔡夢說。從此准許居留的憑證上，羅明堅的名字為利瑪竇所取代。

羅明堅試圖在中國打開急進式傳教局面遭到的失敗，使利瑪竇在貫徹范禮安神父開創的文化適應路線上進一步擺脫了大規模急進式傳教的影響，從而更有效地貫徹適合中國國情的“慢慢來”的傳教路向。羅馬耶穌會士史若瑟據此認為，利瑪竇為中國第一個耶穌傳教團奠定了新方向。

利瑪竇的博學和僊花寺豐富的文化藏品吸引了眾多高官和知識分子前來拜訪。在肇慶，利瑪竇結識了時任廣東參議的徐大任，還有時任潮州知府的郭子章（號青螺），廣東右布政使滕伯輪，廣西全州人蔣之秀，廣東清遠人鍾萬祿。

徐大任，安徽宣城人，字重夫，隆慶進士，授工部主事，萬曆十四年始任廣東右參議，萬曆十五年六月陞廣西副使，萬曆十七年陞浙江右參政，二十年陞南京鴻臚寺卿。萬曆二十三年五月陞任南京光祿寺卿，是年七月與利瑪竇在南京重遇。

郭子章，江西泰和人，萬曆十年始任潮州知府。字相奎，號青螺。萬曆二十年七月，由浙江右參政陞山西按察使，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等處，二十八年六月，平播州土著頭領楊應龍，以其地置平越、遵義二府。郭因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卒於任上。有《易解》、《粵草》、《聖門人物志》、《黔草》、《晉草》、《蜀草》、《夢草》、《豫章詩話》等著作。

滕伯輪，字汝載，福建甌寧人，嘉靖末知番禺縣，萬曆五年官至廣東按察使，萬曆六年八月陞浙江右布政使，萬曆十一年始任廣東右布政使。後入京為戶部侍郎，擢都御史。

蔣之秀，後為戶部郎中，萬曆三十六年八月戊午陞湖廣右參政。

鍾萬祿，萬曆二十八年官至山東臨清道，與利瑪竇在臨清重逢。

新總督劉繼文信奉道教，他在肇慶留下的石刻表明，他即使行軍佈陣也要靠占卜和扶乩來決定。這時由於害怕住到剛死去的吳善住過的兩廣總督府署會給他帶來晦氣，要把府署的住房連根鏟平重建，所以暫不到肇慶上任而留住梧州。一些在肇慶的官員到梧州拜見新總督，其中有參與王泮生祠、崇禧塔和僊花寺建築策劃和監工的譚諭。他也信奉道教，在新總督面前盛讚王泮生祠、崇禧塔和僊花寺選址的風水極佳，它給王泮帶來極好的官運，這使劉繼文產生了他也要在那裡建一座生祠的打算。

12月，劉繼文從梧州寫信給嶺西道黃時雨，聲稱他知道來澳門的幾個傳教士住在肇慶，把打聽到的有關中國的一切事情都通報給葡萄牙人，簡直就是外國人派駐中國的奸細。他們並且經常耍花招和手段來勾引無知百姓，他命令嶺西道盡快把他們遣返澳門，或者讓地方官把他們監禁在韶州城內。他們可住在那裡的南華寺。他稱那裡和一千多信奉異端的佛教徒（他認為佛教是異端）有聯繫。

嶺西道黃時雨接到此信後，令肇慶府同知方應時代表他去勸神父按命令到韶州南華寺，而且他保證劉繼文任滿時他們就可以恢復現有的居住地。

1589年（明萬曆十七年）

利瑪竇派一名使者到澳門，向范禮安請示對策。范禮安批示他盡一切努力保留他們現在的住地。

利瑪竇正打算到梧州去面見劉繼文，碰巧劉繼文因為一夥已受招安的海盜商人李茂、陳德樂重操舊業，朝廷命他帶兵前往鎮壓，所以劉繼文需從梧州赴廣州指揮戰事。他路經肇慶時，幾名地方官員友善地把神父們的案子提了出來。劉繼文堅持不肯讓神父保留他們的駐地。

2月，陞廣東左布政使蔡汝賢為廣西巡撫。

正在這時，幾個在北京的朝廷官員寫信給嶺西道黃時雨，要他向葡商購買紫色綢緞送到北京去。黃時雨趁機向總督推薦利瑪竇擔負這一任務。劉繼文為此安排了官船，並由一名軍官和幾名侍從陪同利瑪竇到澳門圓滿完成了任務。

利瑪竇回到肇慶以後，新的兩廣總督府也落成了。劉繼文仍堅持要神父們離開肇慶。是時江蘇常熟人瞿太素到肇慶拜訪同鄉、嶺西道黃時雨及舊交劉繼文，得晤利瑪竇。

瞿太素，名汝夔。其父瞿景淳，嘉靖間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長兄瞿汝稷，官至太僕寺少卿，是著名的佛教學者，致仕後，撮歷代神僧法語為《指月錄》，盛行於世。二兄瞿汝說，官至湖廣提學僉事，著有《皇明臣略》百卷。明末在肇慶登基的永曆帝，有宰相瞿式耜，就是瞿汝說的兒子。但瞿太素卻是個浪蕩公子，到處遊山玩水，投靠當官的同鄉熟人“打秋風”。遇利瑪竇後，大有長進。

年中，巡按監察御史蔡夢說完成了對廣東的視察打算回京向皇帝彙報，劉繼文照例送他一程。船行到教堂前，突然調轉船頭靠泊僊花寺前，監察御史要和劉繼文一起參觀僊花寺，然後很滿意地離去。此事使劉繼文延遲了驅逐神父的計劃。

8月初，總督因欽差的離去而大膽起來，命令方應時給予利瑪竇六十金幣作為他們房屋的代價，令利瑪竇返回本國，利瑪竇拒絕，結果被押解上船。舟行至廣州中途，忽被召回肇慶。原來劉繼文獲悉利瑪竇拒收賠償費後，感到很吃驚，因為他已經打算拿他們的住所修建他的生祠，因此他害怕別人責備他不公道。

利瑪竇回肇慶後，與劉繼文會談。劉繼文同意利瑪竇選擇南雄作為新的居留地，並勸利瑪竇先到南華寺，再去韶州看看，如果這兩地都不合意，他可以再到南雄去。會談中，剛好韶州府通判呂良佐在場，劉繼文吩咐呂良佐陪利瑪竇到韶州。是年利瑪竇37歲。

8月15日，利瑪竇乘船離開肇慶。肇慶府同知方應時於該年被迫離任，福建晉江人朱天應始任肇慶知府。

與劉繼文信奉的道教發生尖銳矛盾的事實使利瑪竇意識到，打着佛教的旗號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的路子行不通。

利瑪竇入居肇慶六年的經歷，使他逐步認清了中國傳統的主流信仰是儒學。它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利瑪竇稱之為自然神學），中國人靠儒學協調信教與不信教的矛盾，以及儒、佛、道等各種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之間的關係，達致“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利瑪竇入居肇慶以來，由於中西兩大不同質的文化缺乏互相瞭解和溝通而引起的誤解和碰撞，都是靠郭應聘、王泮、朱東光、蔡夢說、黃時雨、方應時等一些具有較深儒學素養的官員和文人學士的幫助，才使他得以一次又一次化解危機，走出困境。利瑪竇在肇慶認真研究並親身體驗到儒學的博大精深，促使他逐步走上尊重大多數中國人不信仰嚴格意義上的宗教而信仰儒學、渴望瞭解世界和學習先進科技文化的內在要求，從抵制以桑切斯為代表的中世紀歐洲經院哲學極端派的武力傳教主張，吸收孟三德、羅明堅急進式傳教的失敗教訓，到完全放棄用西方宗教來“歸化”中國人的企圖，把宗教傳播變為以科技文化為先導，慢慢深入到哲學層面溝通的文化活動，從而開闢了尊重中國國情，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正確路向。正是這一從文化適應發展到社會適應的正確路向，使利瑪竇能突破明代上半葉被統治者扭曲為中國式經院哲學的程朱理學藩籬，深入陸王心學的空間，實現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平等對話。

肇慶是利瑪竇傳教正確路向逐步形成之地。

8月24日，利瑪竇抵達韶州南華寺，向和尚表明天主教與佛教有別，拒絕在寺中居留。28日，利瑪竇一行被送到韶州城，暫居武水西岸光孝寺。次日，選定光孝寺前西江邊建教堂與居所。

9月初，得劉繼文批准教堂與居所用地，即報范禮安。9月25日或26日，范禮安撥來充足款項。

10月4日，利瑪竇在韶州光孝寺附近始建中式居所和教堂。其後，范禮安從澳門派鍾鳴仁與黃明沙兩位華人天主教徒到韶州協助利瑪竇，並從印度召來蘇如漢、羅如望兩神父，要他們到澳門準備入中國內地傳教。

與此同時，劉繼文在肇慶僊花寺內立了一塊石碑，說明房屋的來源以及他使用它的目的。離這所房屋不遠，他建立了自己的生祠，其中按照風俗安置了自己的塑像。（此段據利瑪竇《劄記》。《劄記》所云僊花寺內的碑今不見，今存者〈劉繼文生祠碑〉在崇禧塔東側）

冬，瞿太素到韶州拜利瑪竇為師，郭敦華受洗入教。是年薩主教從羅馬回到澳門。是年韶州知府為陳奇謀（浙江人，十六年始任），同知先為李春和（南昌人，十六年始任），後為劉承範（監利人，十七年始任），通判呂良佐（鐘祥人，十七年始任），推官陳宗伯（浙江人）

1590年（明萬曆十八年）

是年，神父們在韶州的居所竣工。瞿太素在韶州從欲向利瑪竇學煉金術轉學歐洲的天文學和數學。他認真學習了利瑪竇老師丁氏的《天球論》和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並用圖表裝點他的學習手稿，用木材和金屬製造各種科學儀器，如六分儀、天球儀、象限儀、日晷、量角器等。瞿太素成了把西方科技文明引進中國最早的仲介人。是年，以湖廣應城人陳蕪為廣西巡撫，調蔡汝賢為廣東巡撫。

1591年（明萬曆十九年）

年初，英德知縣蘇大用（江西寧都人）邀請利瑪竇遊縣城及碧落洞，新任廣東右參政、分守南韶道、江南嘉定人龔錫爵與利瑪竇一起返回韶州。3月，劉繼文陞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在肇慶立《迎僊平寇碑》，說他平定海

盜商人得僊人說明。4月，陞劉繼文為南京戶部左侍郎，陞廣東巡撫蔡汝賢為南京兵部右侍郎。5月，陞雲南巡撫蕭彥為兩廣總督。劉繼文赴南京途經韶州，利瑪竇拜訪了他。其後，劉繼文第五子和侄子亦到韶州拜訪利瑪竇。

麥安東神父在韶州病重，赴澳門醫病。韶州教堂受到河對岸幾個紳士頭子的兒子襲擊。瞿太素於第二天去見知府陳奇謀，陳奇謀懲罰了肇事者，並答允讓澳門方面派一名傳教士到韶州代替麥安東。

7月初，范禮安神父欲赴日本，臨時任命孟三德為澳門神學院院長，駐華傳教團教長，孟三德神父為此到韶州視察了三天，返回澳門路經香山時，知縣王官（四川梓潼人）把孟三德神父的兩名僕人扣下，祇允孟三德和一名僕人回澳門。孟三德抵澳門後，麥安東神父要求回韶州，獲批准。

10月，麥安東再次在韶州病倒，生病八天后去世。

12月，石方西神父被派到韶州接替麥安東。

12月，兵科給事中王德完疏劾劉繼文於兩廣總督任內平定海盜商人李茂、陳德樂係枉殺無辜。（次年二月有旨：著廠衛五城嚴刑緝治。劉不久病死）。

1592年（明萬曆二十年）

晉江人謝臺卿始任韶州知府，同知（二府）為管穀，鄞縣人，萬曆十九年始任；通判（三府）為呂良佐，鍾祥人，萬曆十七年始任；推官（四府）為黃秀華，福建人，萬曆十八年始任。曲江知縣為劉文芳，漳浦人，十九年始任；曲江縣丞張鼎，長樂人，十九年始任。

春節，利瑪竇給瞿太素送去禮物，瞿親自到韶州回贈禮物，並力勸利瑪竇改著儒裝。

石方西神父抵韶州，受到謝臺卿款待。

2月18日，應瞿太素之邀，利瑪竇到南雄，拜訪瞿太素同鄉、南雄知府黃門，結識南雄府同知王應麟（福建人），送給王應麟一幅《山海輿地圖》，並為富商葛盛華等六人授洗入教。

同年方應時重任肇慶府同知。湖北黃岡人塗巍始任肇慶府通判，肇慶知府仍為朱天應。

7月間的一個夜晚，韶州教堂被強盜闖入，三名僕人被襲重傷，利瑪竇跳窗傷足。韶州府推官黃秀華受命審理此案。

7月底，利瑪竇與石方西神父回肇慶聽候廣東提刑按察使賈應璧復審此案。

利瑪竇在肇慶會見了重任肇慶府同知的方應時，以及先前借星象異變抨擊朝政而被貶的禮部主事、江西臨川人、著名戲劇作家湯顯祖。

湯顯祖為此寫下了〈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

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

據《明實錄》及《湯顯祖集》，萬曆十九年閏三月，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上〈論輔臣科臣疏〉，得罪首輔申時行，五月被貶為徐聞典史。秋九月，湯方離臨川南下，十一月上旬經廣州去澳門，抵徐聞時已是十一月下旬。萬曆二十年春得旨，量移遂昌知縣。《玉茗堂尺牘之一》載湯顯祖〈寄傅太常〉書，謂湯去徐聞係“秋去春歸”，“六月一息”，在徐聞住了六個月。故湯離徐聞，當在萬曆二十年五月，抵恩州（今陽江）已是盛夏。〈恩州午火〉有云：“炎風不遣春銷盡，二月桃花絳雪鹽”。恩州中午的陽光有如二月桃花和道家丹藥般火紅。其後到肇慶專訪魯司理，得晤利瑪竇。魯司理名樂同，明制，司理即推官，掌勘問刑獄。

湯顯祖離肇慶再赴“陽江道中”，“蓮葉落已久”，“促織猶在野”，已是深秋。〈過曲江〉時“去雁已開梅嶺雪”，冬天了。到臨川〈新歸〉：“春衫小坐偏”，已是萬曆二十一年春天。〈遂昌縣相圃射堂記〉載，湯抵遂昌任知縣，在萬曆二十一年三月望後三日。

故湯顯祖會利瑪竇在萬曆二十年夏秋間。徐朔方教授箋校《湯顯祖集》，誤以為湯離徐聞歸臨川均在萬曆二十年春，故令學者質疑湯在肇慶所晤非利瑪竇。其實《玉茗堂尺牘之一》載湯〈覆朱澹菴司空〉書云：“有懷函丈，忽拜良書，穆如清風，不知其身之在炎奧也。世步多方，支吾未易，而陸公謝仕，誰復意外用人？”查《神宗實錄》，吏部尚書陸公（光祖）萬曆二十年三月致仕；朱澹菴（名天球）萬曆二十年十月辛卯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南京工部尚書（司空）。故該年三月至十月以後，湯仍“身之在炎奧也”，並未北歸臨川。

海南龔重謨在《撫州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上發表〈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傳教士不是利瑪竇〉一文，說到利瑪竇在肇慶已剃鬚子，不需翻譯便可交談，不應是“碧眼愁胡譯字通”。其實有絡腮鬚子的人即使剃了也容易認出，“譯字通”是讚揚利能精通中葡文字的對譯，非指與利交談需要翻譯也。

利瑪竇在肇慶逗留了四個月，其後，教團接到澳門來函，說耶穌會總視察員范禮安已於10月24日從日本返澳門，召利瑪竇至澳門見面。

是年10月，陞蕭彥為戶部右侍郎離肇，陞廣西巡撫陳策為兩廣總督，以陳大科為廣西巡撫。

11月，利瑪竇把石方西神父送回韶州，自己乘船從肇慶出發，到澳門去見范禮安。

利瑪竇要求范禮安准許他改以儒者身份傳教，並繼續把“四書”譯成拉丁文。范禮安對上述建議表示讚賞，並答應親自向總管和教皇提請批准。

159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

1月，利瑪竇從澳門回到韶州，替曾參與襲擊教堂的人說情，減輕了他們的刑罰。

正月，王錫爵繼中時行為首輔。時帝不欲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而欲立寵妃鄭氏所生皇三子朱常洵，受到太后與群臣的激烈反對。王錫爵阿附帝意，擬就皇長子與兩第三王並封之旨，舉朝大嘩。帝迫於公議，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7月，吏部尚書孫鑣因在京朝官大計（大考核）中不肯阿附首輔王錫爵被罷官。同時被罷官的有吏部員外郎、杭州右衛人虞淳熙，考功郎中趙南星，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弘誨。虞淳熙回杭州後與利瑪竇有書信來往，見《辯學遺牘》。王弘誨於是年秋從北京返回故里海南島安定縣，路經韶州，拜訪利瑪竇，成為好朋友。趙南星後來成了著名的東林黨人。

11月5日，石方西神父病逝於韶州。

1594年（明萬曆二十二年）

春二月，首輔王錫爵再貶逐吏部郎中顧憲成。顧憲成回鄉，講學於東林書院，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5月，王錫爵以失眾望自請罷歸，詔以曾得罪張居正被貶家居的沈一貫為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7月7日，郭居靜神父奉派抵韶州。

是月耶穌會批准利瑪竇以儒者身份傳教，利瑪竇與郭居靜開始留鬚髮棄僧裝，並繼續用拉丁文意譯“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是年九月，調兩廣總督陳策為糧儲總督，十月，陞廣西巡撫陳大科為兩廣總督，以戴耀為廣西巡撫。

11月15日，范禮安離開澳門。

耶穌總會會長責成新任中國教區區長龍華民根據利瑪竇傳教的成功經驗，規定凡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一律須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禮儀，並據范禮安提議，批准澳門籌辦一間大學來專門培養進入中國內地以至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耶穌會長魯德拉斯在澳門委託貝勒茲、代宰拉和平托三人，將原由貝勒茲創辦的祇有小學規格的聖保祿公學昇為大學規格的聖保祿學院。

12月1日，聖保祿學院正式註冊成立，是為澳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校。

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

韶州知府謝臺卿任滿三年上京述職，同知管谷代理知府，赴衙門途中摔倒猝死，四府黃秀華代理知府。

利瑪竇謄清拉丁文意譯“四書”手稿，停止散發在肇慶刊印的《天主實錄》，擬另編寫，並對新來的傳教士郭居靜講解“五經”（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

是年利瑪竇43歲，鬚髮已長，正式以儒生身份傳教。3月，利瑪竇寫成輯譯西方格言的《交友論》。4月，兵部侍郎應召回京。（一般認為此人係石星。據《明實錄》及《明鑑》，石星係山東東明人，被杖黜為民係隆慶二年正月的事，被起用為兵部侍郎係萬曆初的事。萬曆十五年已陞為工部尚書，萬曆十八年再陞戶部尚書，萬曆二十年已是兵部尚書。該年五月日本豐臣秀吉侵朝，石星派沈惟敬與日本交涉，並薦魏學曾督軍平寧夏。次年正月，李如松進軍平壤，大敗日軍，而石星力主議和。萬曆二十二年冬，在石星促成下，日本與明廷簽訂和約。次年正月，在石星提議下，遣沈惟敬封豐臣秀吉為日本王。萬曆二十四年九月，日軍再度侵朝。次年二月，帝怒，逮石星、沈惟敬按問，下獄論死。故萬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石星一直在京主辦兵部尚書事，無可能離京。1595年5月被召回京經略朝鮮軍務的兵部侍郎是孫鑛。因《明鑑》載：“萬曆二十二年冬，倭遣使入朝，詔以顧養謙經略朝鮮軍務，顧養謙薦兵部侍郎孫鑛自代，乞身去。”孫鑛，浙江余姚人，祖孫燧，父孫陞，兄孫鑣，皆曾中進士，孫鑛還是會試第一，初為文選郎中，澄清銓法，名藉甚。其兄孫鑣為吏部尚書，因萬曆二十一年大計京官時不肯阿附閣臣被貶。隨後，孫鑛亦當在刑部左侍郎任上請辭歸家。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孫鑛以兵部侍郎，加右都御史代顧養謙經略朝鮮軍務，符合《劄記》所言）兵部侍郎之子因科舉應試失敗得了精神抑鬱症，派人到韶州請利瑪竇治子病。利瑪竇趁機請求帶他上南京，獲兵部侍郎批准。

四月十八日，利瑪竇帶上兩個年輕的中國教友向韶州出發，北上南京與兵部侍郎會面。

兵部侍郎十分尊重利瑪竇，常邀他到自己的座駕大船，聽他講歐洲各地的情形。

五月丙子，南京鴻臚寺卿徐大任陞任南京光祿寺卿。

七月，船到贛州，受到南贛巡撫李汝華的隆重接待。（萬曆二十三年七月癸未，李汝華由南京光祿寺卿始任南贛巡撫，三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陞戶部尚書）

船隊離開贛州城，在贛州險道十八灘遇險，利瑪竇帶的年輕修士巴蘭德溺死，剩下多明我與利瑪竇一起到達吉安。在吉安，兵部侍郎考慮到中日戰爭期間帶外國人入京不便，勸利瑪竇改道到南昌找他的熟人，而利瑪竇堅持要到南京。

七月底，利瑪竇一行抵達南京郊區，找到劉繼文第五子和曾在肇慶結識的徐大任。徐大任害怕中日戰爭期間收留外國人會招來麻煩，命令利瑪竇盡快離開南京。

次日，利瑪竇離開南京赴南昌。在船上結識一個南昌人，經他介紹抵南昌後租住他親戚的房子。

在南昌，利瑪竇遇到了曾為兵部侍郎兒子治病的中醫王繼樓。王繼樓請他赴宴，利瑪竇在宴會上表演了他過目不忘的本領，影響日漸擴大。

八月，利瑪竇在南昌晉見建安王朱多火節，以後樂安王朱多火庚也予接見。

十月，應建安王朱多火節請求，刊印在韶州輯譯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論》。

12月24日，蘇如漢神父和黃明沙修士抵南昌，協助利瑪竇。

是年利瑪竇在南昌初著傳授西洋記憶法的《西國記法》。

1596年（明萬曆二十四年）

利瑪竇籌劃在南昌買地建教堂，知府王佐未敢批准，又有居民不願與西洋人同住一條街而加以阻撓。後遇曾任韶州府同知的南昌人李春和，介紹上層人士與利瑪竇認識。通過上層人士，神父們的窘境傳到了江西巡撫陸萬垓那裡。（萬曆二十一年始由山西左布政使陞任江西巡撫），得陸萬垓出面，神父們得以購屋定居下來。

6月28日，利瑪竇和蘇如漢神父遷入南昌知府衙門附近所購新居。

在城中，利瑪竇結識了白鹿洞書院院長章潢，很快成了好朋友，並在白鹿洞書院與儒生多次辯論，以說明天主教符合中國古代一切優良傳統。

該年，利瑪竇開始把在肇慶編成的《天主實錄》加以整理，改名《天主實義》，商請南昌的文人學士過目、潤色、修改。

在韶州，知府謝臺卿上京述職，同知董廷欽（福建人，二十三年始任）代理知府事。通判為張大輅（星子人，二十四年始任），推官鄭惟誠（江西人，二十三年始任）。被委派到韶州陪伴郭居靜的羅如望神父因身體虛弱留在澳門，而奉派到韶州的華人傳教士鍾鳴仁與翁源縣一些人發生衝突，代理知府董廷欽作出對神父不利的判決。根據郭居靜的請求，利瑪竇把身邊的華人傳教士黃明沙派到韶州，而把鍾鳴仁調到南昌。

9月22日，利瑪竇在南昌準確預測出日食時間。

10月13日，建安王朱多火節在南昌印刷《坤輿萬國全圖》。

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

三月，以閣臣張位薦，陞山東右參政楊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調兵部右侍郎孫鑛回京，轉任經略薊遼軍務。原兵部尚書石星下獄，竟死獄中。新任兵部尚書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盡募江南水兵。東安（今雲浮）人陳璘被委任為水師提督，率戰船五百，包括肇慶水師營的廣東水師五千人赴朝作戰。

7月20日，范禮安神父由日本抵澳門，任命利瑪竇接替年老的孟三德為來華傳教團團長。（孟三德退職後病故於1599年10月26日）任命李瑪諾為澳門神學院院長。

是時郭居靜神父因患病離開韶州到澳門醫病。

12月28日，奉范禮安派遣，龍華民神父由澳門抵韶州，擔任韶州傳教團團長。

是年原南雄府同知王應麟陞任鎮江知府，把他在南雄時利瑪竇送給他的《山海輿地圖》轉送給應天巡撫趙可懷，趙將該圖摹刻在蘇州城西南胥門外。（趙可懷萬曆八年曾任廣東按察使，十年陞廣西右布政使，應在肇慶見過利瑪竇）

1598年（明萬曆二十六年）

瓊州安定人王弘誨（字紹傳，嘉靖四十五年進士，授編修，萬曆七年陞國子監司業。張居正當國，作火樹篇春雪歌以諷，為居正所銜。萬曆十四年六月戊子陞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二十一年七月被貶回原籍，有《天池草》。）被起用為南京禮部尚書，從海南島上京途中再經韶州，郭居靜神父拜訪了他。王弘誨不僅答應帶神父們上南京，還說該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西曆9月17日）是皇帝誕辰，可與神父一起上北京，向皇帝貢獻禮品。

6月25日，利瑪竇隨王弘誨離開南昌，抵南京後結識應天巡撫趙可懷。是年利瑪竇46歲。

七月丁亥，趙可懷晉陞為工部左侍郎。

8月底，利瑪竇隨王弘誨沿運河北上。

9月7日，抵通州。

9月8日抵北京城，利瑪竇在北京王弘誨官邸住了一個多月。因中日戰事仍緊張進行，未能獲准向皇帝貢物，王弘誨按規定回南京，利瑪竇在王弘誨走後又在北京租房住了一個多月，仍未獲准。

11月5日，利瑪竇賃舟南返。

冬十一月，陳璘率水師支援朝鮮水軍，與日本海軍展開露梁海戰，大敗日軍。

經過一個月的旅程，神父們抵達臨清。經過討論，決定到蘇州去找瞿太素。到達蘇州後，在丹陽找到瞿太素，利瑪竇在丹陽患病，經瞿太素悉心照料得以痊癒。經磋商，利瑪竇和瞿太素一致認為應到南京找王弘誨。

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

農曆新年，利瑪竇過鎮江，在鎮江知府王應麟官邸過年，後乘王知府官船去南京。

正月，瞿太素為《交友論》作序。

2月6日，利瑪竇抵南京城，寄寓承恩寺。

2月10日，利瑪竇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府邸歡度元宵節。

農曆四月，援朝抗倭戰事取得全面勝利，明廷敘功，陳璘為第一。

在南京，神父們的名聲大噪，達官貴人競相邀請。當中有南刑部尚書趙參魯、南戶部尚書張孟男、南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南禮部右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正域（號明龍）、國子監司業楊道賓（號荊岩）、吏科給事中祝世祿、江寧分守道吳中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太僕寺少卿李本固、南工部員外郎劉冠南，以及魏國公徐弘基，曾任京城太監總管被貶南京安置的馮保，曾在翰林院編修任上被迫辭職回南京家居的萬曆十七年狀元焦竑、王樵之子、翰林院檢討王肯堂等。著名學者李贄作客南京，登門拜訪了利瑪竇，送利兩把摺扇，並在上面親筆題了兩首小詩。暢談良久，李贄認為“基督之道是唯一生命之道”，並對利的《交友論》大加讚賞。

夏，利瑪竇與南京大報恩寺住持雪浪洪恩和尚（字三懷）展開辯論。

8月15日以後，利瑪竇開始編寫《二十五言》，是年編成。

八月二十七日祭孔前夕，利瑪竇被王弘誨帶往南京天壇，目睹祭孔典禮預習。

是年受江寧分守道吳中明之請，對利氏以前所繪的世界地圖進行修改重繪，以官費刊印，改名為《山海輿地全圖》。

王樵之子王肯堂主編《郁風齋筆塵》，把利瑪竇的著作《交友論》、《二十五言》收入書中。

湖廣按察司僉事馮應京（時未與利瑪竇相識）在所編《月令廣義》中收錄《山海輿地圖》。

10月，郭居靜神父受命赴澳門接龐迪我神父到南京。月底由澳門抵廣州。

十二月，湖廣稅監、太監陳奉貪虐激起民憤，武漢市民蜂湧入陳奉官衙，用瓦石擊傷陳奉。湖廣按察司僉事馮應京捕治陳奉爪牙，抗疏列陳奉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

是時山東臨清民亦憤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弊其黨三十七人。

1600年（明萬曆二十八年）

年初，帝怒，貶馮應京邊方雜職。（觀馮二十九年春仍在湖北為《天主實義》及《交友論》作序，可知馮是時可能是革職原地安置）

年初，郭居靜、龐迪我乘船抵南京，上海人徐光啟路過南京會晤利瑪竇，兩人一見如故。傳教士們在南京購買了新住所，並在新住所展覽他們準備貢獻給皇帝的禮物。

神父們要把禮物上貢給皇帝的消息傳出以後，郭居靜神父被派回澳門籌措更多禮物，於4月返回南京。

利瑪竇在南京獲得吏科給事中祝世祿的幫助，提供赴京的證件並介紹一位準備赴京的太監劉某與神父們同行。

5月18日，利瑪竇偕龐迪我神父和鍾鳴仁、游文輝兩修士及四名僕人，乘劉太監官舟啟程去北京，郭居靜則留在南京。利瑪竇路過濟寧拜會了漕河總督劉東星。（次年劉東星卒於任上）在劉東星主持下，利瑪竇再晤著名學者李贄，稱讚李贄“極標準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

7月3日，抵山東臨清。劉太監去拜望山東稅監、太監馬堂。神父們在肇慶結識的鍾萬祿這時已陞為臨清道，請馬堂與神父們一起觀看文藝表演。馬堂垂涎神父們送京的禮品，寫信給皇帝，請皇帝允許馬堂專責護送神父們進京。

7月18日，利瑪竇在馬堂兵卒的監視下啟程前往天津，24日抵達。在天津逗留了三個月，得接聖旨，說外國人帶給皇帝的是甚麼禮物，必須“另本上奏，前本語焉不詳”。馬堂借查清禮品之機勒索財物。又由於

當時朝中大臣與宦官的矛盾白熱化，馬堂呈報神父禮品清單的第二則奏疏遲遲得不到禮部回覆，馬堂擔心此事會給自己惹來麻煩，乃藉口神父們隱匿寶物不報，再次搜查神父們的行李，發現耶穌死難十字架，誣利瑪竇等行蠱，欲加害皇帝，把利瑪竇等投入監獄。

利瑪竇派鐘鳴仁逃出監獄，把幾封詳細敘述神父們遭遇的信帶到了北京，又回到天津。

據說有一天皇帝突然想起有奏疏說外國人要送他一座自鳴鐘，便吩咐召喚外國人進京。

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

1月9日，朝廷覆馬堂：“上令方物進，利瑪竇伴送入京。”24日，利瑪竇一行抵京。28日（《萬曆野獲編》記為該年二月庚午朔），馬堂攜自鳴鐘、西洋琴、《萬國圖志》等與利瑪竇《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呈皇上，是年利瑪竇49歲。

正月八日，馮應京在湖廣按察司署刻印利瑪竇的《交友論》並作序。序中明言他與利瑪竇“即顏未承，詞未接，願以神交。”

孟春谷旦，馮又為《天主實義》作序。

1月下旬至2月，利瑪竇與龐迪我多次被邀進宮調校自鳴鐘並教太監學西琴，利瑪竇為此編寫了《西琴八曲》。神父們還結交了滑縣人、三邊總制祁光宗（又名祁伯裕，有《餘清館集》，《關中陵墓志》等），表達希望定居北京的意向。

3月2日，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蔡□□認為外國人進入京城應屬他們管理而不是太監，下令逮捕神父們。審問明白後於中旬將神父們送進四夷館居住。

3月下旬，奉召在午門外參拜龍座。利瑪竇趁機拜訪了時以吏部右侍郎掌禮部尚書事的朱國祚。朱國祚派屬下到四夷館詳細瞭解了神父們的情況，表奏認為神父們不宜留居京都，乞令利瑪竇速回還，勿得潛住兩京，與內監交往，致生枝節。奏疏因皇帝有意留神父而留中不報（不批覆）。

過了一個月，奏章仍未見答覆，神父們在四夷館結識的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按照神父們欲定居北京的意願寫了第二份奏章。

皇帝通過大太監傳話，不僅允許神父們留下，還每月發八個金幣的補貼給神父們。

5月28日，神父們遷出四夷館，租賃民房居住。

五月，湖廣稅監陳奉又劾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詔逮訊，並追逮馮應京。陳奉榜列應京罪狀於衢，武漢民復聚眾圍陳奉官衙，奉逃匿楚王府。眾乃投奉黨十六人於江，並焚燒包庇陳奉的湖廣巡撫支可大的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請撤奉回，不報。馮應京入獄。

六月至九月，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接見利瑪竇等人。交往的還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琦，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肖大亨、光祿寺少卿李之藻，還有逮繫獄中的馮應京。

是年，徐光啟在韶州再晤郭居靜神父。

九月戊午，命沈鯉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同沈一貫辦事。沈鯉與沈一貫不和。

十月乙丑，馮琦陞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是月，帝被迫立朱常洛為皇太子。

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

年初，李瑪諾神父由澳門來韶州，代利瑪竇管理韶州、南昌、南京三居留地教務。

8月10日，李瑪諾從韶州抵京，會晤利瑪竇，逗留兩個月。

八月，利瑪竇在肇慶結識、時已陞任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的郭子章，主持出版再次修訂的中文世界地圖，改名為《坤輿萬國全圖》。

是年，李贄於北京獄中自殺。

1603年（明曆三十一年）

農曆年前，徐光啟在南京由羅如望神父施洗，教名保祿。

二月，范禮安至澳門，令利瑪竇留任駐華傳教團教長，批准李瑪諾代管其他三居留地教務。

是年，利瑪竇將萬曆二十四年（1596）脫稿的《天主實義》刻印發行。

8月，天主教華人教徒李應試請利瑪竇重繪〈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重繪後，改名“兩儀玄覽圖”梓行。該圖為利瑪竇繪製的所有世界地圖中規模最大的一幅，今祇存兩件，一件為遼寧省博物館收藏，一件為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收藏。

八月，利瑪竇在南京認識的郭正域已陞任禮部侍郎署本部尚書事，因在審理楚王朱華奎及其弟朱華璧是否真皇親一案中不肯阿附首輔沈一貫，被免職。

冬十一月，宮中出現“妖書”，謂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帝立朱常洛為太子出於不得已，不久將更立寵妃鄭氏所生福王為太子。帝怒，命有司大索造書者。給事中錢夢皋阿附首輔沈一貫，直指妖書為郭正域、沈鯉所造，遂追逮郭正域及其所善僧人真可等，嚴刑拷問，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職生光，令引正域為主謀，生光不肯，遂磔生光，而釋正域，真可和尚則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獄中被折磨至死。

真可，字達觀，號紫柏老人，與憨山德清（字澄印）、蓮池祿宏（字佛慧）並稱明代中葉復興禪宗三大老。

《利瑪竇中國劄記》第四卷第十六章《偶像崇拜者自己遭到的失敗》對妖書一案有記述，把紫柏真可的悲劇與憨山德清因交結李太后被貶雷州一事聯繫在一起，說這是不信天主的下場。

該章中還提到一位出家的翰林靠着兵部一個有博士學銜的蔡姓官員幫助，寫出一系列不同意利瑪竇觀點的評論，這位翰林後來自縊而死。

明萬曆年間出家的翰林，當中從蓮池祿宏受戒的就有虞淳熙（杭州右衛人，萬曆二十一年秋從吏部員外郎任上被貶歸家）、黃輝（四川南充人，官至少詹事，受戒後法名淨志）、陶望齡（會稽人，翰林院編修，與焦竑共研佛學）、馮夢楨（浙江嘉興人，萬曆狀元，官至國子監祭酒）等多人，但他們沒有一個是自縊而死的，《劄記》四卷十六章顯然把這位翰林附會到自縊而死的李贄身上。

明代萬曆年間出入儒釋之間的翰林、進士很多，包括著名學者李贄，狀元、翰林院修編焦竑，翰林院檢討、後陞福建參政的王肯堂以及啟勳郎中袁宏道、右庶子袁宗道、禮部郎中袁中道三兄弟，均有佛學著作，都跟利瑪竇有密切交往，利瑪竇總不至於認為自縊是這些人應得的下場。

另外，明萬曆間兵部有進士頭銜姓蔡的官員應是蔡汝賢，華亭（上海）人，字用卿，一字思齊，萬曆十三年任廣東左布政使，十七年二月陞廣西巡撫，萬曆十八年調任廣東巡撫，十九年四月陞南京兵部右侍郎。著有《東南夷圖說》、《嶺海異聞》、《諫垣疏草》、《披雲彙集》。萬曆十六年曾干預過利瑪竇的傳教活動，未見有與李贄交往的記載。

《劄記》四卷十六章還說吏部尚書李戴因親友牽涉妖書事被撤職。其實李戴萬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任吏部尚書，秉銓六年，溫然長者，不敢得罪沈一貫，因妖書事牽連的是東閣大學士沈鯉。該章又言禮部尚書馮琦曾頒佈法令，規定凡參加科舉考試者不得信佛。查馮琦萬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任禮部尚書期間，並無此一法令頒佈。李琦已於妖書事起前的該年三月卒於任上。種種跡象表明，《劄記》該章含有後世傳教士偽造的成分。

明末李之藻輯印的《天學初函》，內有稱利瑪竇所著的《辯學遺牘》，載〈利先生覆虞銓部（淳熙）書〉及〈覆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兩篇文章。早有學者指出，當中覆蓮池書所引資料，包括《竹窗天說》和龐迪我《七克》，初刊時間已是利瑪竇去世之年，覆蓮池書是偽作。

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

四月，徐光啟中進士，改翰林院庶起士。在京期間同利瑪竇交往密切，從此不斷利用閒暇時間協助利瑪竇撰寫中文譯著。

8月，李瑪諾、費奇觀、黎貝羅等神父抵京與利瑪竇相會。

9月，馮應京獲釋。利瑪竇所著《二十五言》由馮應京出資刊行，馮應京作序（該序作於出獄前的五月），徐光啟作跋，《天主實義》、《交友論》再版。

利瑪竇將自己繪製的東西兩半球圖送給馮應京，名為“世界與地兩小圖”，馮把它刻印出版。今存明末程百二所編《方輿勝略》外夷卷中。

九月，武昌皇親（宗人）朱蘊珍以去年郭正域所審朱華奎一案中，首輔沈一貫逼走郭正域，偏護楚王朱華奎，率宗人舉事，時已由應天巡撫轉任湖廣巡撫的趙可懷囑有司捕治，宗人殺趙可懷。

10月，李瑪諾回南京。

年底，徐光啟返上海。

1605年（明萬曆三十三年）

初春，駱入祿、林安多、高一志（即王豐肅）三神父抵南京，同羅如望一起工作。

3月，瞿太素在南京受洗。

6月，猶太裔中國人艾田進士拜會利瑪竇，從此利瑪竇開始探索中國猶太人來源和基督教（及猶太教）更早時代傳入中國的歷史。

7月，致函耶穌總會會長，彙報己力辭皇帝封官，不過，官員津貼還是保留了。

1606年（明萬曆三十四年）

1月20日，范禮安正擬來內地，突然病故於澳門。

3月，因澳門葡人侵佔附近青洲島，外間盛傳葡人將入廣州，廣州傳教士幾乎盡被驅逐。

七月，沈一貫、沈鯉同時罷相，以朱賡為首輔。

8月27日，利瑪竇遷入所購北京宣武門前住房，內有大小房間四十多個。徐光啟從此每天來此三四小時，與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

是年開始著《畸人十篇》，手稿被士大夫所傳抄。該書與《天主實義》是姐妹篇，記錄利瑪竇與李戴、馮琦、徐光啟、曹于汴、李之藻、吳中明、龔錫爵、郭敦華以及其他二人討論宗教哲學和人生觀問題的問答。

1607年（明萬曆三十五年）

利瑪竇《畸人十篇》刊印。

5月24日，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完成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的工作。

五月，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葉向高與其他兩大臣並任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費奇觀神父離京前往南昌創辦耶穌會備修院。熊三拔神父來京協助利瑪竇工作。

8月，蘇如漢神父在澳門病故。

10月，南昌知府勒令將耶穌會士新購房屋歸還原主，禁止天主教傳播。

是年，李之藻把所譯克拉維烏斯（利瑪竇譯作丁氏，曾是他的老師）關於測象儀的著作（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的《乾坤體義》）付梓。

1608年（明萬曆三十六年）

3月，利瑪竇開始考慮撤銷韶州耶穌會居留地（利瑪竇逝世二年後實現）。

8月，利瑪竇被明神宗傳召入宮，由太監降旨，命獻六軸十二幅《坤輿全圖》，並命隨時可進宮調校時鐘或幹其他工作。

9月，郭居靜神父由南京赴上海，住在城內徐光啟的家中。

是年，李瑪諾調回澳門，由龍華民接替管理南方三個居留地教務，羅如望把南京居留地教務移交給高一志，他自己前往南昌。

冬十一月，明廷首輔朱賡卒，以葉向高為首輔。

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

2月15日，利瑪竇向耶穌總會彙報來華傳教團情況，指出在華傳教滿懷希望的八個原因。主要提到：學問備受尊重，儒教雖不關心超自然的事，但倫理觀點“完全與我們一致”，同時，利瑪竇還指出，要爭取明朝皇帝恩准天主教大規模在中國傳播根本是不可能的。

8月22日，利瑪竇在致歐洲的信中談到中國皇帝命其獻十二幅綢印《坤輿萬國全圖》。

9月，利瑪竇開始編寫逐年大事記（即利瑪竇中國劄記），其中有中國各耶穌會居留地的彙報和他自己的筆記。是年獲准在太監和官員陪同下到城牆上行走。

1610年（明萬曆三十八年）

二月，久以凌折稅監太監得民心的鳳陽巡撫李三才被依附太監的大臣彈劾，曾說明利瑪竇與曹于汴等交章論救。其時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十六年的顧憲成貽書內閣大臣葉向高等，盛稱李三才廉直。朝中東林黨與內臣黨從此壁壘分明，李三才辭職歸家。利瑪竇交往的主要是東林黨人。

3月，利瑪竇在北京宣武門大街建成兩層歐式風格教堂。

至是年，中國內地天主教徒已發展至2500人，其中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有學問的明朝高級官吏。（楊廷筠，杭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曾任監察御史，江蘇學政等官，與徐光啟、李之藻交友，由金尼閣、郭居靜施洗入教）。

李之藻等根據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所傳西洋曆法奏請修曆。

5月3日，利瑪竇病發，10日，謫妄，11日上午七時去世，終年五十八歲，15日至18日舉表。

10日，李之藻參用西洋曆法以修曆，西元曆入中國自此始。

11月1日，利瑪竇靈柩下葬於御賜二里溝墳墓地。

是年，接利瑪竇任耶穌會駐華傳教團教長的龍華民一反利瑪竇尊儒傳教的正確路向，認為“祭祖尊孔”違背天主教義，天主教徒不應參加。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沈瀛交結內臣黨，於本年五月、八月和十二月連續三次向萬曆帝上書，主張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

【資料來源】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明實錄類纂·職官任免卷》，武漢出版社1995年版。

（明）陳大科、戴耀修、郭棐纂《廣東通志》，中國書店1992年版。

（清）印鸞章著《明鑑》，上海書店1984年版。

臧勵和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1921年版。

鄭煒明、黃啟臣著《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出版。

朱傑勤主編《中外關係史論叢》，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出版。

文化科技尚友誼 中西交流歸大同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陈列简介

十六世纪晚期，神州大地涌起了有里程碑意义的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浪潮，并从此潮起潮伏，却再也不曾停息。这就是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明朝万历十一年）9月10日抵达广东肇庆，为中国带来西方先进科技知识而滥觞发始的，西学东渐，中学西传，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历史大潮。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陈列，以珍贵的历史文献、图片、绘画以及场景等形式，向观众介绍利玛窦来华活动二十八年的有关事迹。特别是详细地介绍了利玛窦在肇六年里，入乡随俗，与肇庆人民真诚相处，虚心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带领肇庆工匠们建起了中国内陆第一座欧式建筑物——仙花寺（圣童贞院）；在知府王泮的建议下，绘制了世界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主持研制了中国内陆第一台机械钟；编纂了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平常问答词义》等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

整个陈列分为“博学才子跋涉东来”、“东西文化在肇碰撞”、“泰西儒士永留中国”三大部分。以及“利玛窦在肇庆活动场所分布图”、“利玛窦生平大事一览表”、“利玛窦中文著述一览表”等。陈列展出大量珍贵文献和文物的照片有：《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的扉页；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萄牙文与中文）《平常问答词义》手稿选页；《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书的封面、选页；利玛窦弟子澳门人游文辉所画的利玛窦油画像；朝廷钦赐的利玛窦墓地官文；利玛窦墓及墓碑拓片等。

2006年是中国意大利文化年。中西文化交流第一城——肇庆的人民，特以此展，纪念优秀的意大利之子，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纪念他当年在此地筚路蓝缕，打破藩篱，为开辟中西文化交流之先河所做出的不朽功勋。

陈列地址：城中路丽谯楼（红楼），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西侧。

开放时间：上午8：30——下午5：30

联系电话：0758-2833437

交通路线：公共汽车11路、8路、4路